

54歲的利志達說，他的中年危機爆發得早，延禍至今。就算貴為羅浮宮邀請繪畫主題漫畫的香江第一人，法國人視動漫為「第九藝術」，但藝術殿堂的光環都沒有治好他的茫然。

「總覺得自己以前犀利啲，現在畫畫有咁純粹，唔知自己想點啲。」不擅辭令的他，嘗試描繪內心的忐忑。越費勁，他那一頭濃密而斑駁的灰曲髮越見奔放，羨煞無數地中海、bar code 頭中坑，當事人戲謔是中年危機下的僅餘安慰。

採訪、攝影：鄭天儀

達哥的畫工總是讓人讚嘆，豬嘴很熟口面吧？



利志達擅長以細膩複雜的線條說天馬行空的故事，更是揚威羅浮宮的香港漫畫界第一人，但他直言藝術殿堂的光環加冕，沒有改變他的生活。

### 羅浮宮加持「炒飯混飯吃」

「羅浮宮用個咁大品牌推廣漫畫，想將漫畫昇華，他們真的很熱愛漫畫，家長帶小朋友看展覽是去體會，不為打卡。多年來法國的動漫格式雖一成不變，但至少出版業較健康，才能將漫畫延續下去，香港很難找人支持漫畫。」

2016年，利志達受邀在「安古蘭漫畫節」舉辦個人展覽「香港大法師——利志達個人展」，和日本漫畫家兼動畫導演大友克洋致敬展「TRIBUTE TO OTOMO」，是首位於該漫畫節舉行個展的香港漫畫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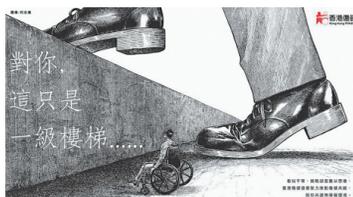
不過，利志達坦言：「入了羅浮宮，對我而言為名，利就不知道了。」有羅浮宮加持不等於高人一等，揚威海外的達哥呔沒有飯開已是日常，這才是香港創作人超現實的一關悲歌。

利志達自小愛畫畫，愛上《超人》、《小流民》，但學校沒有美術室。中學畢業後成績平平，便去《中華英雄》見工，但馬榮成沒有聘用他，反而是《楚留香》主筆黃國興在他落選後兩個月登報尋利志達，邀請他加盟。

利志達打從很早已決定不走商業路線，是香港 Indie 創作人先驅，1987年自資出版《同門少年》一炮而紅，自此步入其獨特的漫畫生涯，回顧入行至今38年，他依然故「獨」。著名作品《大海盜談》、《大愛神話》、《大圓天》和《刻毒》等都獨走偏鋒。

智能手機改變了讀者的閱讀習慣，全球紙媒業均在急速萎縮，曾經譽滿全球華人地區的香港紙本漫畫，亦早已開到荼蘼。「我話唔畫漫畫，講咗好多年。」利志達苦笑自嘲。除非學馬榮成炒飯致富，否則像他這種另類與大眾的作者，銷量注定有限。

不畫漫畫或繪本的日子，他靠畫商業插圖為生，替 Nike、屈臣氏、海洋公園、港鐵等畫插畫。「炒飯，為了混口飯吃，但商業邀畫始終不多。」畫畫，他仍然寄情紙筆，無視科技，埋頭於盡已盡性的苦學修煉，墨弄人的溫度是他所追求的，否則就更加不知為何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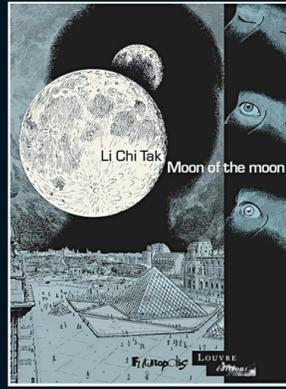
「對你，這只是一級樓梯」的廣告應有不少人看過，它出自利志達手筆。繁複的筆觸點出「同理心」這簡單命題，發人深思。

# 利志達 超現實的 第

羅浮宮取景港漫



# 藝術



法文版《Moon of the moon》(左圖)已於2019年11月在法國出版，全書黑白更顯畫工；中文版《蟾宮事變》因武漢疫情延誤，估計本月內出版。



達哥的自畫像。

「以前仲前 Boney M.(70年代爆頭當紅樂隊) 啲啲。」利志達用手將頭髮向上梳攏，

摸亂了，索性戴上漁夫帽，猶如一個降魔儀式。論畫工以及當中的另類、奇怪、大膽、意識流、超現實，香港漫畫界應該無人及得上利志達。1982年中學畢業投身漫畫界，兩年後便發表《衛斯理》系列，今年他將羅浮宮(邀請繪畫)的法文版《Moon of the moon》轉化為中文版，最新繪本《蟾宮事變》即將面世，讓人深思複製人是否有自由意志。

從來，這位「香港大友克洋」複雜筆觸描繪的世界，都超然出塵。

### 新作一貫暗黑 「香港仲超現實啲」

「而家香港仲超現實啲。」利志達邊呔着咖啡邊嘆氣。「對我來說，廁紙緊要過口罩，我竟然要排長龍去搶一條廁紙，仲有人打劫廁紙，好離譜！呢啲先叫超現實，都唔知世界發生乜事？」達哥覺得人生活在迷離中的另一案例，是口罩「一戴一露」時，蘋果手機的 face ID 竟然認不出是他，讓他每天都三省其身，自己還是不是自己？

達哥的漫畫風格太強烈，暗黑得像每格都在揭示人性的恐懼，但我每次見達哥總覺得其溫和與他作品的反差，才最超現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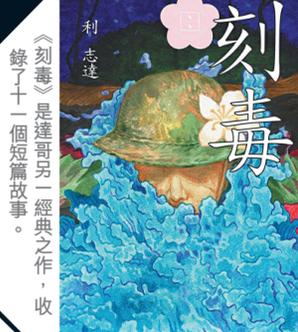
談到三年前與羅浮宮的合作，利志達以「機緣巧合」來形容。作品的醞釀過程，12日裏七次到訪羅浮宮自由取材及創作，更可以用夢幻來形容。在閉館休息時他都能留在羅浮宮自由走動，深入禁區如天台、監獄和秘密展廳等參觀，觸摸200多年前奠下的基石，甚至試過半夜12點開電筒睇畫。《Moon of the moon》去年11月已在羅浮宮銷售，當中他把 Andrea Solari 和 Caravaggio 名畫《莎樂美接收施洗者約翰的人頭》入畫，黑白二色讓作品添上更迷離氣氛。《蟾宮事變》以複製人角色為骨幹，情節和主題圍繞生死及歷史，利志達說，法國方面完全沒有限制創作。

「故事關於複製人本來已死掉，但有個科學家救活了這班死人，給予他們另一次生命，他們其實只是一批實驗品。其中一個來到羅浮宮參觀，引發思考。複製人都可以有基因變異，你估唔到。例如從體會和鑑賞美開始，會否學習做一個好人？」

利志達說，法國人視動漫為重要的「第九藝術」，除了安古蘭國際漫畫節(Angouleme International Comics Festival)，當地業界團體主辦的安錫國際動畫影展(Annecy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ilm Festival)亦為世界性動漫盛事，參與者來自全球各地。



被稱為「香港大友克洋」的達哥(左)遇上大友克洋真身，大男人頓時變了小粉絲。



《刻毒》是達哥另一經典之作，收錄了十個短篇故事。

### 偏鋒難回頭 「畫溫馨嘅鬼氣」

七次參觀羅浮宮，利志達把羅浮宮經典館藏入畫，包括《莎樂美接收施洗者約翰的人頭》。

形容自己奔波一生的利志達，感嘆作為漫畫家日子難捱。「畫漫畫真係好慘，做文化梗係難。以前日子好似易過啲，唔使咁憂慮，但生活有無力感，不知是否需要？但我確實在憂慮中。唔知想點？」

他說，漫畫不同插畫，畫工、說故事技巧都有很高要求，挑戰性更大，「投資的精神和時間，與回報完全不成比例。」難怪，他身邊有不少香港漫畫助理，都捱不住，轉行做保安及侍應。

唔知想點的迷失，是他最難克服的中年危機。「以前乜都夠膽死畫，諗到就畫。現在會逼自己找很多 references 先落筆，以前話之你，現在總是不放心。要好有理由好有心情先畫到。」

問他有甚麼還想畫？他透露埋在心中良久的故事，一個發生於史泰龍 Rambo 年代的越戰故事。「關於一個軍人回到故鄉，發現包括家人都不認得他，他開始看到幻覺，開始殺人，殺了整條村。」Darkside 達哥上身了，超現實：「超超啲啲。」他秒回。

過去一年香港經歷社會運動洗禮，利志達說社會的荒誕沒有刺激他畫社會漫畫，反而讓他激起了憐憫心。「我想畫返啲溫馨、激動人心的畫。但嘅鬼氣，唔畫了。對我好有難度，我自己都不激動人心，所以這個諗法，實踐唔到。」

利志達一直踽踽走偏鋒，示範港漫的技巧和藝術價值絲毫不比歐、美、日出品遜色，但願他不會放下筆。現在還有想轉行嗎？我問達哥。

「轉唔到喇，咁鬼老。」他又梳攏那奔放的曲髮，聳肩苦笑，語帶歉疚。

部份圖片由被訪者提供



羅浮宮的經典金字塔是必畫之選，但達哥卻沒把《蒙羅麗莎》畫下來，因為她總被人圍着，令他看不清楚對方。



達明一派三十周年推出的致敬唱片，有利志達插畫加持。